

中華書局

有情枝

廖偉棠
散文選



有情枝

廖偉棠散文選

□ 責任編輯：蔡嘉蘋
□ 裝幀設計：曾泳貞
□ 排版：張盛
□ 印刷：劉漢舉

有情枝

廖偉棠散文選

□

著者
廖偉棠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4 年 6 月初版

© 201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10mm×153mm)

□

ISBN：978-988-8290-49-9

目錄

一 初心與故夢

- | | |
|----|--------------------------|
| 2 | 三毛，自由最初的滋味 |
| 8 | 十年胭脂無顏色——追念張國榮與梅豔芳 |
| 14 | 我們躺著，唱著，年復一年 |
| 18 | 父之初（九篇） |
| 40 | 刻在迷宮牆上的五個斷片——獻給迷宮之王：博爾赫斯 |
| 50 | 婚禮 |
| 58 | 北京，春天的醉歌行 |
| 68 | 仿《野草》三題 |
| 72 | 致旅行者一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
| 74 | 寄夢中的阿蘭·羅伯——格里耶 |
| 78 | 河兩岸，永隔一江水 |

149	140	129	122		116	104	96	90	84
越南的隱秘與魔幻	達摩山下，寫給達摩流浪者們	拉卜楞聲色斷片	巴黎攝魂記	二 雲遊和霧隱	遺像	詩歌的識與救贖——回憶馬驊	向絕處斟酌自己	幽靈的藝術	最最現實的離別——懷商禽先生

253	248	241	238	232	221	209	201	190	184	179	172	164
斧柄失，求諸野	雅典與伊亞	浪蕩子的利物浦	甕中的細江英公	通往銀與金之道	春與修羅	秋俳句：北陸行腳	鞍囊裏還有青果——從哥爾多巴到塞維拉	巴賽隆納變形記	裴路迦的煙和雲	談論東方	光澤，無意慰人——追念策蘭與阿西西	那不勒斯，一隻黑犬

288	284	279	274	269	264	258
雪人讀詩時	在蒲台島寫俳句	回到北平	倉央嘉措的兩個節點	山河壯麗，不值一提	火車開不往辛亥	江城故事

初
心

與
故
夢

三毛，自由最初的滋味

一月四日，是三毛的二十週年祭日。很久沒有想起三毛了，最近一次遇見她，是在二〇〇七年的一个夏天的午後。我們經過前一天戈壁灘的跋涉以及夜行火車上的一晚，輾轉來到了吐魯番。走在濃蔭密佈的葡萄谷，葉間刺來的陽光白熾，更教人在藤蔓和瘋玩的維吾爾小孩之間迷路。我們漸漸偏離了遊人們習慣的路線，走到了一處貌似廢園的池畔，突然面前出現了一間白房子和一尊銅像。

誰也沒想到這是王洛賓的像，白房子是老師哥的紀念館。房子裏沒有一個遊客，玻璃櫃子裏是他的手稿、照像和零星遺物。最後幾個櫃子屬於她，三毛和王洛賓的往來書信，一九九〇年。王洛賓為她寫的《等待——寄給死者的戀歌》，一九九一年。

兩個在我少年時代非常傳奇的名字，三毛、王洛賓，一下子讓我想起了許多。初識三毛，我和很多大陸、香港的同齡人一樣，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初中的時候，同伴同學女生都在讀瓊瑤，男生都在讀金庸和古龍，這時候要顯得與眾不同，你的選擇只有三毛。在選擇不多的流行讀物中，三毛是屬於另類的。我又比其他稍稍提早一點知道三毛，我在小學的時候就看過一篇連環圖，是改編自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第一篇〈沙漠中的飯店〉，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個細節是畫中的東方長髮美女（畫家想像的三毛）藏起來一罐剪成碎塊的豬肉乾說那是中國的藥，而那個金髮大鬍子則假裝病了叫嚷著要吃肉味的藥！

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的生活，幾乎是第一次在我眼前揭開了另一個世界：幸福的概念原來可以這樣詮釋——它是包括了冒險與漂泊的。之前第一本叫我對「在路上」心動的，是松本零士的《銀河鐵道999》，但星野鐵郎的歷險太高遠，也太悲情，對於一個小學生來說純屬空想；而同時閱讀的三毛卻令人想像「人間」，這個詞應該是和「自由」緊密相連的。

當時我在廣東讀初中，八十年代末的社會，與自由弔詭地若即若離，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層面爆發遠在北方，北京和合肥是兩個重鎮；而其庸俗的物質層面爆發則近在身邊，我們在廣東可以看到香港的電視、消費很多舶來

物。北方的運動第一波，一九八六的學運我們還未曾接觸就已經被消滅。但第二波，一九八九卻把我和身邊幾個小朋友都捲入。那時候我已經讀完三毛，讀到柏楊那裏去了，《醜陋的中國人》裏那些面孔與《撒哈拉的故事》裏那個天真率性的女子實在相去甚遠，可是我們在現實中國只能找到前者的對應物，三毛也成為了一個徹底的想像，就像《銀河鐵道999》裏的美黛兒一樣，對於掙扎於鬥爭中的鐵郎也遙不可及。

生命中第一次為自由的鬥爭慘烈失敗了，我不記得從靜坐的廣場撤離回家的兩個少年心裏唱的是什麼歌。生活又靜靜回復，很快就是畢業禮——雖然成人禮已經以血的方式舉行過。我們辦了一個接一個的畢業晚會，總有文藝少女，披著大披肩，唱《橄欖樹》：「我的故鄉在遠方、遠方」……我們還留在我們的故鄉，這個我們眼中亟需變革的懵懂故鄉，但我開始用筆去描寫遠方。

是她讓我如此鮮活地懂得了自由的氣息，懂得了天涯海角對於一個寫作者的意義，她讓我們想像天涯。後來我知道不只是我，遠在哈爾濱、北京或者西北、西南的她或他，少年時都如此想像，什麼時候我也能如此上路呢？什麼時候我也能把路上的幽遠與悵惘寫成文字呢？

很快我們就從三毛走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孃》，走到井上靖的《敦煌》，

一直走到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浪遊文學最輝煌的頂峰展現在我眼前，十多年後才反思到：也許三毛就是六十年代西方嬉皮傳統的一個東方的簡略的迴聲。回憶中最後一個場面是香港的電視新聞突然插播死亡消息：《滾滾紅塵》、醫院、絲襪……家人澄清不是自殺，但怎麼可能不是呢？少年固執地想道，這樣一個傳奇，怎麼可能以別的平庸的方式來完結？

作者的生命與創作竟然可以如此密切地糾纏在一起，發生在「身邊」的，三毛是第一個完美的演示。後來是顧城，是書裏的韓波、里爾克、策蘭……那時我已經多番思考過死亡，但仍然驚訝於一個寫作者最後的抗爭、最後的自決，面對必然來襲的虛無，自殺是唯一的抗議，如果我不能選擇死亡之外的自由，那我起碼可以選擇提前擁抱它。但是，這一切始終太早，對生者太殘忍。

想起她，我仍然不忍簡單地視之為一個流行作家，她只是以自身微弱的力量為我們演示了一番有限的自由，起碼告訴了紅塵中人也可以這麼猛烈地活、猛烈地死。我不知道當年翻爛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的少年們，當中是否有百分之一的人選擇了上路，是否有萬分之一的人選擇了寫作。但《橄欖樹》依舊不時在夜深為他們重新播放一次，那女子飄揚的披肩也依然在熱風中飄揚。

那個夏天的午後，離開王洛賓紀念館，出口處有一個男人在擺賣自己的著

作：王洛賓傳，他是王洛賓的兒子。我們翻了一下書，寫得平平，不好意思地衝他報以歉意的微笑，他也一笑。我們向著葡萄谷外走去，在密林中回頭，看見他站到了門外，遠遠地看著我們。我想一九九〇年的時候他應該就和現在的我一般大，他是王洛賓的兒子，也許還見過來新疆找王洛賓的三毛，他選擇了留在深谷中這個白房子裏，守著一屋子的傳奇。



十年胭脂無顏色

——追念張國榮與梅豔芳

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半，香港電影節特別節目，《胭脂扣》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重放。我在上千觀眾之中，上千人不知幾人是張迷，幾人是梅迷？當張國榮走進青樓的第一個鏡頭出現，全場掌聲雷動，這時我想起上一個鏡頭的梅豔芳，她以最驚豔的男裝出現，演唱《客途秋恨》，我屏息忘記了鼓掌。梅豔芳是南音的五更夜歎，不需要掌聲，只需要淚水。而張國榮是有京劇名角範兒的，亮相時必須喝得滿堂彩。

他們都在演粉絲眼中的自己，一個是個儻任性少年遊，一個是身世伶仃薄命女，但現實中張國榮是抑鬱有痛的，唯以一躍求解脫，梅豔芳是敢愛敢恨的行動主義者，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救助自己認為應該救助的，即使後者傾國之重驟眼

看來是一個歌伶無法承受。她的一生都是難以承受的重，但她以枯瘦之軀挺到了最後，到最後我們才知道，她能承受那是因為她並非一個歌伶。

關錦鵬導演無疑看出了兩者，所以在十二少的父親禁止他登台的時候，如花輕柔而決絕地提醒他該上台演出了，這是梅豔芳式的堅持；所以玩世不恭醉眼惺忪的十二少，每當絕望之際會猛然抱緊了不堪一握的情人身軀，憤懣如泣血，這是張國榮式的掙扎。張國榮實際是清高出世的，所以他有資格縱情；梅豔芳實際是咬牙入世的，所以她有資格淒怨。

苦命孩子早當家（我從小就熟知梅豔芳的苦命，我的薩克斯樂手五叔，曾認識荔園賣藝時代的梅豔芳姐妹，嘗與我慨歎彼時小兒女的艱難求存；而她突然大紅之時，小報又盡傳她吸毒和賣淫的謠言），在如花與十二少的關係中，更多的是地位上身體弱者的如花支持富家子十二少對抗命運追尋理想。我想現實裏，梅豔芳之於張國榮也是這麼一個姐姐的角色。今天放映會上看到導演關錦鵬說的一個內幕：當年梅關和張分屬兩家公司，梅豔芳向關錦鵬提出要張國榮演十二少，為了跨公司借角，梅主動去張的公司提出換角建議，就是借張來演一部電影，梅也為張的公司演回一部電影。正是梅豔芳的果敢操作，才有今天《胭脂扣》雙星的完美輝映。

他們倆，之於上個世紀末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只有「傳奇」二字能夠形容。或者已經成為傳說，就像八十年代樂隊 Raidas 的《傳說》（林夕填詞）所唱：「重合劍釵修補破鏡，只有寄情戲曲與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變成絕世傳奇事。」一身如戲曲傳奇裏走出來的張國榮梅豔芳，在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不亞於《胭脂扣》裏那女鬼和倖存的落魄少爺與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梅豔芳是屬於小明星、白駒榮那個時代的，張國榮更早，是八旗遺少與舊上海新感覺派才子的組合。但是他們努力演出，強作百變形象、紫醉金迷，終於成為所謂黃金時代的八十年代香港的象徵，直到他們不願意演下去。

同時代現實中的譚詠麟、成龍等「豁達」者是不會自殺的，自殺的只有孤介之人，「人人都有一張小板凳，我的不帶入二十一世紀」失蹤的民謠歌手胡嗎個曾經這樣宣稱。張國榮和梅豔芳就是不願意把自己帶入二十一世紀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傳奇的世紀。於是在一個非常恰到好處的幕布（由 SARS 的陰霾組成）前面，他決定親身演繹最後的傳奇。

十年前的今天，我恰巧從北京返港，正在英國文化協會與詩人楊煉談論一個被 SARS 擱淺的詩歌計劃，電視正播放著香港將宣佈成為疫埠的消息，突然電話響，一個女生打來的：「張國榮跳樓死咗。不是愚人節玩笑。」——我想大多數香